

靈台

金靈運，天符發，聖微見，參日月，
惟我皇，體神聖，受封禪，應天命，
皇之興，靈有徵，登大麓，御萬乘，
皇之輔，若闕虎，爪牙奮，莫之禦，
皇之佐，讚清化，百事理，萬邦賀，
神祇應，嘉瑞章，恭享禮，薦先皇，
樂時奏，罄管鏗，鼓淵淵、鐘摐摐，
尊樽俎，實玉觴，神歆饗，咸悅康，
享孫子，佑無疆，大孝烝烝，德教被萬方。

西伯姬昌要築台了！四十年周作靈台。

西伯姬昌伐崇、遷于豐，占了軍二句的屋舍，擴建成了明堂，大夫辛甲來奔，他躊躇志滿，太子姬發大開武解，營于鎬，周公姬旦制禮，世子姬度作「辟雍」，他又做了《程典》，有了「大匡」，作「程寤」——以商謀商……，西伯姬昌還有一百多個兒子，女婿就更多了，這一

一切都讓西伯姬昌認為他要入主殷地朝歌時機成熟了。

於是，西伯姬昌也想築台，擴建居室，西伯姬昌雖然沒上過鹿台見過摘星樓，也沒去過孟門和玉門，可是他聽兒子們說起，鹿台上有座摘星樓，木結構華美精緻，充滿寶石和玉器，還有各式精美的青銅祭器，孟門的規制與茹宮相同，玉門更是熱鬧滾滾……。殷地朝歌的這一切都讓西伯姬昌欽羨不已。他是親眼見過紂王的大寶，紫陽金幣五大甕，還有九尊方鼎。崇鼎已經送給太子姬發，放在鎬的王宅，當他知道那隻崇鼎原來是天子祭器，他有些後悔送給太子姬發，可是，紂王的離宮還有九大隻方鼎，樣式更精美，只要他入主殷地朝歌，他自然就擁有了那九隻方鼎，捨一隻給太子姬發，沒什麼關係。

西伯姬昌想當天子，這個名頭響亮多了，他的父親上代周公季歷被囚，他很沒面子，如果能當上天子，他就是上天的兒子，後世人就不會記得他的父親是誰，頂多就是周公季歷罷了！太子姬發甲戌歲伐崇的時候碰過壁，軍三句依山勢築壘以拒，現在那些壘包還在，西伯姬昌想築台，也依著山勢而建，這樣省事多了，不必夯土，不必版築……。西伯姬昌要築台，築——靈台。

西伯姬昌一心想築台，築靈台，他將太子姬發攜來的耆人通通趕到豐，周公姬旦覺得需要有個名目來彰顯此事，未來要募集人力，會比較方便。

於是周公姬旦對外宣稱：「王在豐，周道方隆，靈台初構，豐人一朝扶老攜幼至，民之附化八十萬家……。」可惜事與願違，周公姬旦喊破喉嚨，也沒有人要去築台，那是勞役，無邊辛苦，誰家沒事？那麼有空去當義工啊！又不是像西伯姬昌姬姓一家人，不事生產，卻專生兒

子！西伯姬昌有一百多個兒子，女婿們更是無法計數。

西伯姬昌只好驅趕耆人替他築台，耆人無法，只能任其勞役，誰叫西伯姬昌兒子多、女婿更多！耆人如有不從，西歧勇士如狼似虎，嗓門奇大！跑到部落裡面又敲鑼又打鼓，又是吆喝又是威脅，鬧得雞犬不寧也就罷了！還會奪人土地，將莊稼都採扁了！

西伯姬昌要築靈台，他每天都去監工，耆人和豐的男子們都要服勞役，西歧勇士也要，築靈台，雖然不用夯土築基，但是要在山壁上開鑿成階梯也是苦勞。

周公姬旦來看過一次，他認為這樣施工太慢了，如果能將石頭燒裂，鑿石築梯就比較容易些，他築過周社的灌壇頗有經驗。

周公姬旦找來程邑的西歧羌人，丙午歲和他一起遷居而來的五戶羌民，其中一戶人家，他家人有一個孫子擅長放火，名——回祿。

回祿的爺爺就是和周公姬旦、散宜生一起築過灌壇，懂得用火炙石使裂，這樣鑿石省力，回祿自幼喜歡玩火，家人亦不禁止，只是他這樣愛玩火，還未長大就常惹出事端，遭到程邑人的唾罵，周公姬旦最同情弱小，他認為「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，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」他是深有體會啊！

這個回祿，在程邑自小就是個惹禍精，現在長大了更是貓狗嫌，但是他善於玩火，周公姬旦派他去豐，築靈台。這可把回祿樂得迅速整裝出發，家人和程邑人都來相送，他們真心誠意希望回祿不要再回來了。他們祝福回祿此去不回，一帆風順、平步青雲，代代公侯！

西伯姬昌築靈台，靈台依山而建，有軍三句的壁壘做底，耆人百八十人挖鑿、負土整平山

頂，一座土台就有模有樣。

回祿火炙巨石，眾人依裂文鑿開，鑿石成階、斬平，再一片一片組合而成，西歧勇士輪番來此，依著山形伐木刈草，回祿再將殘餘之木根、斷苗通通一把火燒了！這個回祿，真會放火，他深諳大火從風之道，控制得當，他要燒那裡，哪裡就著火，隨心所欲的很。他發明火龍，山林起火，他能叫火龍隨出隨滅，因為他懂得利用硝石，那是他家祖傳之密，他的爺爺教他的。

築靈台，耆人和崇人都要服勞役，家裡沒有男人種地了，顆粒無收，女人小兒嗷嗷待哺，西歧勇士還有口糧，這些被征服的耆人和崇人苦不堪言。周公姬旦想方設法要補充築台的耆人和崇人的口糧，可是飽了男人卻餓了女人和小兒，還有老人。

周公姬旦又來了！他廣徵糧食草料，他逼著各部落的兄弟們納糧，以前每歲每家貢糧一擔，現在增加份量，人家一戶要那三擔糧食，除了糧食還要布疋、藥材和草料、各種醬料……，他這下子可惹得其他各部的兄弟們不滿，周公姬旦這樣貪心，他的程邑就無需納糧，只給草藥，這太不公平了！

於是乎，西伯姬昌築靈台，西歧周部落家家冒煙、人人火大！各部族人民編歌謠罵周公姬旦，罵的可難聽極了！

他們先唱罵：

鶉之奔奔，鶉之疆疆，人之無良，我以為兄。

鶉之疆疆，鶉之奔奔，人之無良，我以為君。

周公姬旦大怒，嚴格禁止各部流傳這種歌謠，他說這是淫辭，不許唱！

不許唱就不許唱，那麼唱兒歌可以吧？於是人們又編童謠來唱，讓小兒到處搖著屁股唱童謠，這樣流傳更廣了！西歧周部落各處，連同耆人和崇人的小兒都朗朗上口，到處傳唱，他們唱道：

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；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？

相鼠有齒，人而無止；人而無止，不死何俟？

相鼠有體，人而無禮；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？

周公姬旦已經無感了，他被唱罵的體無完膚，他決定這次不再對號入座，由著小兒去唱吧，他厚起臉皮，繼續廣積糧草，為一切做準備。

靈台築好了，大家都累翻了，無人要去慶祝，只有西伯姬昌派人到處發號施令！他要召集所的兒子們、女婿和孫子……小兒、歷屆的妻子、女兒們和他們的侍者、役者……，通通要到豐來，來靈台下聚集，他要舉行靈台的落成典禮！

己卯秋，靈台落成，各部姬姓家人都聚集在此，秋日高寒，那時節白日尚好，入夜就冷了，豐地小小，居室不多，西伯姬昌一百多個兒子攜家帶眷，還有女兒女婿們更多，也都扶老攜幼，前來參加靈台的落成大典，千百人湧入，豐地無室可居，也無處可躲夜露風寒，世子姬度把大鑼鼓陣都搬來了，他還帶了二十幾名少女舞者，這一大群人只好露宿靈台周圍，舉火取暖，回祿在眾人的營地來回奔跑，到處煽風點火，快樂的不得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眾人都還在寒風夜露中瑟瑟顫抖，西伯姬昌來了，他身穿長衣、內服大裘，長衣右衽、大廣袖，他頭戴十二旒冕，手持妹喜已的白玉珪，一個人緩緩登上靈台，這靈台的階梯專為他老人家設計，斜度平緩，石板平坦，西伯姬昌八十一歲了，步履艱難的走上靈台。靈台上秋風瑟瑟，天齋地清，無有一絲煙塵，與他前時所見不同，當時靈台正在整地，煙塵滾滾。

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家，身穿厚重的長袍，戴著遮人眼目的旒冕，跑到這高高的靈台上，面對著天之高深寬闊，大地寧靜無聲，西伯姬昌突然感到恐懼！就他一個人在此，四下無人，台下眾子孫的人聲都上不來這個靈台，萬一！萬一有什麼不測，他不是叫天天不應、叫地地不靈了！造什麼靈台啊！

西伯姬昌想趕快下台去，可是他還沒聽見台下眾人的歡呼聲，和姬度的絲竹鑼鼓之聲，儀式還沒結束！其實西伯姬昌根本記不起來，落成儀式有沒有開始過？他剛才坐車來的時候，眾子孫都還在寒冷迷濛中。

姬度在靈台下調絲弄弦定音調鼓，他的樂匠人人都凍僵了手，還在烤火取暖，少女舞者已經冷壞了，瑟縮在一旁，抱團取暖。幸好姬度的長衣廣袖，又厚又紮實，孤竹女文把他照顧得很好。

好不容易樂匠就定位，太子姬發來了，他帶著一大群西岐勇士們，人人束髮衝冠，也不知怎地，就是讓人覺得來者不善！太子姬發倒是沒說什麼，定定的，一個人望著靈台發呆。

1 十二旒冕：君權時期帝王戴的帽子，垂有十二條裝飾珠串，頗為好笑。

姬鮮沒來，他還在殷地朝歌東門外的號村療養，散宜生不時去探望他，回來都會向太子姬發報告。西伯姬昌其他的兒子們都來了，一百多個兒子，並非互相都認識。這樣很尷尬，可是太子姬發，卻是人人都認識他。

周公姬旦來了，他帶來了自己眾多侍妾和小兒，女勒所生的兩個成年的兒子伯禽、君陳混在人眾中，他們並不想向前去向父親周公姬旦行禮，他們裝作沒看見。兩兄弟從西歧來豐時，曾經到程邑郊外女醫景的墳前拜見母親女勒，女勒閉門不出，根本不理會他們，兄弟倆人跪了半天哭著離開蘆墓的母親女勒。

靈台的落成典禮居然來了貴客，殷地朝歌的大夫膠鬲和大夫費仲來了！是散宜生向大夫膠鬲發出邀請，大夫膠鬲想向大夫費仲展示自己的來歷，他又跑去邀請大夫費仲，大夫費仲很好奇，他也曾經多次見過西伯姬昌，西伯姬昌的氣色並不好，他能築靈台，真的嗎？

姬度一見貴客來，為了要顯擺自己的音樂造詣，他開始了鑼鼓的敲打，絲弦樂器也加入了，人群嗡嗡，一陣鑼鼓聲中，眾人靜默了，接著絲竹齊奏，少女們開始旋轉跳舞。

姬度開口唱歌，他唱道：

惟天為大，惟聖祖是則，辰居萬宇，綴旒下國，

內靈八輔，外光四瀛，蒿宮仰蓋，日館希旌，複殿留景，

重檐結風，刮楹接緯，達響承虹，設業設虛在王廷，肇禋祀，克配乎靈，

我將我享，惟孟之春，以孝以敬，以立我烝民。

緊接著一陣大鑼大鼓，太子姬發帶來的勇士們開始大開武解，人人執戈立茅，聽音辨位，咄咄有聲，鼓聲一響，勇士們聚集成列，鼓聲二響，他們開始變換隊形，進退有據。鼓聲三響，勇士們全體立定，小鑼齊響，鳴金收兵！

大夫膠鬲見此景象徒感羞愧，他不該邀請大夫費仲來的，這樣寒酸的場面，與殷地朝歌南單之台落成典禮，雲泥有別。

大夫費仲卻不以為意，他目視眼前的一切，並無異樣。

西伯姬昌終於聽見靈台下的鑼鼓聲了，鳴金收兵，他聽到了，西伯姬昌一個人獨上靈台，站了大半天也吹了半天冷風，他腿腳僵硬了，可他是一個人，無人扶持，只好認命，他顫巍巍的、慢吞吞的走下靈台，石階無邊無靠，讓他舉步維艱啊！

好不容易從高處走下來，靈台下他的子孫眾多，卻無一人來接他，他忍氣含苦，繼續蹣跚獨行，直到他看見大夫膠鬲，還有一個殷家老商人大夫費仲！

一時間，西伯姬昌僵立在石階上，離地還有八階，他不知道該不該走下來，還是要叫人來扶他下來？

大夫費仲看見西伯姬昌的打扮和裝束，他有些好笑，沒事戴什麼旒冕？一排串珠，遮人眼目，不知道的人會以為西伯姬昌是在遮羞，知情的人才明白，西伯姬昌愛擺譜，還有，他居然穿著殷地朝歌女人的禮服！

西伯姬昌畢竟老成，他慢吞吞的繼續走下來，雙手端著妹喜已的白玉珪，他向大夫費仲走過去，僵立在他面前，他希望大夫費仲來跪拜他。

大夫費仲舉起右臂橫胸握拳行禮，西伯姬昌大大不滿，殷家來客怎能如此草率？他難道沒看見，靈台下，他的子孫們和女人們都跪了一地了嗎？

大夫費仲和大夫膠鬲並沒有向西伯姬昌下跪行禮，沒下跪的豈止他兩人，太子姬發、世子姬度和姬奭、聃季，甚至姬誦、姬邗、姬唐、姬應和姬韓，都沒有下跪，還有遠處那兩個，也不知是誰家的孩子，也遠遠的站著，那是伯禽和君陳，西伯姬昌並不認識他們。

西伯姬昌氣的混身簌簌顫抖，也不知是冷了還是噫氣了，他說不出話來。西伯姬昌口條不好眾所周知，他平時只需搖頭和點頭，自有妻子和兒子們去替他張羅，這下子他說不出話來，又要吃虧了！

大夫費仲見西伯姬昌還端著妹喜已的白玉珪，兩手微微顫抖，他開口問西伯姬昌。

大夫費仲說：「這白玉珪真好看，是妹喜已的陪嫁，您老還記得，拿好了，別摔地上。」

西伯姬昌：「……」

大夫費仲又說：「恭賀你靈台落成，我祝福周部落，風調雨順、富泰平安。」

西伯姬昌：「……」

大夫膠鬲怕尷尬，他也來圓場，說了一車子好話，西伯姬昌始終挺立，端著白玉珪，面無表情。正在大家都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時候，西伯姬昌有動作了，他將手上端著的白玉珪塞在大夫費仲的手上，他氣呼呼地轉身走了！

在場的人都看的真切，西伯姬昌惱羞成怒！他拿已經歿了的媳婦妹喜已的陪嫁物，當成禮器敬天，居然被殷家大夫費仲被識破了！他憤恨難消，大夫費仲——無道，又是另一個無道的

殷地朝歌商人。他將自己珍重萬千的白玉珪塞給大夫費仲，因為他被識破了。

可是，後來又有人說了，說「王使膠鬲求玉於周，西伯不予，費仲來求予之，因膠鬲賢，費仲無道也，周惡賢者之得志也，故予費仲。」

